

三言二拍看中國

蘇小妹三難新郎

聰明男子做公卿，女子聰明不出身；
若許裙釵應科舉，女兒那見遜公卿。

自混沌初開，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雖則造化無私，卻也陰陽分位，陽動陰靜，陽施陰受，陽外陰內，所以男子主四方之事，女子主一室之事。主四方之事的，頂冠束帶，謂之丈夫；出將入相，無所不為；須要博古通今，達權知變。主一室之事的，三絡梳頭，兩截穿衣。

每日忙得就是柴米油鹽一生關心的不過生男育女，所以大家閨秀雖曾讀書識字，也只要他識些姓名，記些帳目，他又不應科舉，又不求名譽，詩文知識全不相干，雖然如此，各人資性不同，有等愚蠢的女子，教他識兩個字，如登天之難。有等聰明的女子，一般過目成誦，不教而能，如漢有班固之妹班昭為兄完成了漢史，又有東漢蔡邕的女兒蔡琰製作《胡笳十八拍》流傳後世，晉朝有個謝道韞與諸兄詠雪一句未若柳絮因風起諸兄都不及他

宋朝女詞人李清照一首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

淒淒慘慘淒淒

乍暖還寒時候正難將息，愁煞人的哀思流轉了幾百年，如此女流之輩論起了婚配，也應該對個聰明才子。怎奈月下老人住錯了婚姻嫁了無才無學之人，有聰明之女嫁了無才丈夫的當然也有聰明女子嫁著一個聰明丈夫一唱一和的。

話說四川眉州有三個名門大家，蘇洵、蘇軾和蘇轍父子三人，蘇軾、蘇轍兄弟都有文經武緯之才，博古通今之學，同科及第，名重朝廷俱拜翰林學

士，天下稱他兄弟為二蘇。他的父親蘇洵也是個博學明儒，所以稱他父子為三蘇。兩個兒子這麼優秀還不稀奇他又有一個女兒名曰小妹。奇聰明絕世無雙，聞一知二問十答十，因為他的父兄都是大才子朝談夕講，無非就是經史子籍，目見所聞不少詩詞歌賦。

自古道：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況且小妹資性過人十倍何事不曉。蘇小妹十歲的時候隨父兄居住在京師屋子裡面有一束繡球花，時當春日，其花盛開。

父親蘇洵賞完了一回取紙筆題詩才寫了四句，聽到有人通報有客人來訪蘇洵就擱筆出去見客了，蘇小妹閒步到了父親的書房，看見桌上有詩四句

天巧玲瓏玉一丘，迎眸爛熳總清幽。

白雲疑向枝間出，明月應從此處留。

蘇小妹看了，知道是歌詠繡球花的認得父親的筆跡，於是呢他不待思索續成了後四句

瓣瓣折開蝴蝶翅，團團圍就水晶球。

假饒借得香風送，何羨梅花在隴頭。

蘇小妹提完了詩，依舊放在桌上回自己的房間了，蘇洵見完了客回到自己的書房，才想要把之前的詩完成，沒想到那後面的四句詩已經寫好了而且詞意優美，問了一下小妹果然是她所寫的，蘇洵感嘆道：可惜是個女子，若是個男兒可不又是科舉中一個有名人物，從此之後呢他越加珍愛自己的女兒任她讀書博學不再要求她做女工，看看這個蘇小妹已經長成了一十六歲，立心要妙選天下才子當她的丈夫。

忽然有一天，宰相王荊公請蘇洵到他的府中談話，王荊公是誰呢？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安石，王安石剛及第時大有賢明平時常不洗臉、不脫衣，身上蝨子無數。蘇洵討厭他不近人情，覺得日後他必為奸臣曾經作《辨奸論》來諷刺他。

王荊公懷恨在心，後來看到他的兒子大蘇小蘇聯登制科，於是舍怨而修好，蘇洵也因為王荊公拜相恐怕防害兩個兒子進取之路所以也不免也不免曲意相交。正是：

**古人結交在意氣，今人結交為勢利。
從來勢利不同心，何如意氣交情深。**

那天蘇洵赴了王安石之約無非是商量些古今，談論了一番時事，遂取酒對酌，不覺忘懷酩酊席間王安石誇口說「小兒王雱，讀書只一遍，便能背誦。」這個蘇洵真的是醉了他居然回答，誰家兒子要讀兩遍啊，倒是老夫失言不該班門弄斧。

蘇洵說：不只是小兒一遍就是小女也只是一遍啊

王安石大驚道：只知令郎大才，卻不知有令愛。眉山秀氣，盡屬公家矣！

蘇洵後悔說錯了話連忙告退，王安石命童子取出一卷文字遞給蘇洵說「此乃小兒王雱文章，煩請點評。」

蘇洵納于袖中，唯唯而出。回到家睡到半夜酒醒了，想到之前發生的事情非常後悔，真不該自誇女兒之才，今天王荊公把兒子的文章交給我點評一定是為了求親的事。

這頭親事非吾所願卻又無計推辭，他只好把王雱的文章仔細看了一下真是篇篇錦繡，字字珠璣，又不覺動了愛才之意。但不知女兒緣分如何，我如今將這文章拿給女兒看，看他愛不愛。於是呢他把寫文章人的姓名給隱了去。吩咐丫鬢說：這一卷文字乃是的少年名士所呈，求我點評我不得閒暇，轉送姐叫他評閱，閱完了速來回話。

蘇小妹得到指示從頭批點，很快地就看完，看完之後他感嘆道：「好文字！此必聰明才子所作。但秀氣泄盡，華而不實，恐非久長之器。」於是在卷面點評到：新奇藻麗，是其所長；含蓄雍容，是其所短。取巍科則有餘，享大年則不足。後來王雱十九歲中了頭名狀元，沒多久就夭亡了。

可見小妹知人之明，卻說小妹寫罷評語，叫丫鬢把文卷納還給父親搜尋一看到大驚，這評語如何回覆給王荊公呢？真是煩惱呀！一不小心呢就把文

卷給弄髒了，剛好王家的堂候官來了要取回昨天的文卷，蘇洵這個時候手足無措只好把蘇小妹的評點裁下來，重新批上好話親手交給堂候官。堂候官說：相公還吩咐一件事，敢問貴府小姐曾否許人？如果尚未許人相府願意締結婚約。蘇洵說：相府請親老夫豈敢不從，只是小女貌醜恐不足當金屋之選。此事訪查便知並非老夫推託，堂候官領命回覆了王荊公。

王荊公看見卷面換了，已經有三分不悅了，又恐怕蘇小姐容貌真的是不好看中兒子的意，於是秘密差人打聽。

原來蘇東坡學士，常跟蘇小妹互相嘲戲。東坡是一嘴的鬍子，小妹就嘲笑說：口角幾回無覓處，忽聞毛裡有聲傳。小妹額顱凸起，蘇東坡就嘲笑：未出庭前三五步，額頭先到畫堂前。小妹又嘲諷東坡的下巴長。他說：去年一點相思淚，至今流不到腮邊。東坡因為小妹的雙眼微微深陷於是回敬說：幾回拭臉深難到，留卻汪汪兩道泉。訪事的得了此言回覆王荊公說：蘇小姐才學委實高絕，若論容貌也只平常，王荊公於是將婚姻的事情不提了。

雖然如此卻因為相府求親這件事情把蘇小妹的才名播滿了京城，以後聞得相府親事不成，慕名來求者不計其數。

蘇洵都要他們呈上文字拿給女兒來自閱，也有一筆塗倒的，也有點不上兩三句的，其中只有一卷文字做的好，看他卷面上寫有姓名叫做秦觀。小妹批四句：

**今日聰明秀才，他年風流學士。
可惜二蘇同時，不然橫行一世。**

這批語明明白白地說著秦觀的文采在大蘇小蘇之間，除去了二蘇沒人能及。蘇洵看了已經知道女兒選中了這個人，吩咐門上秦觀秀才來時，快請相見其餘的都給我辭去。誰知眾人呈卷的時候都在等著回音，只有秦觀人沒有到，卻是為什麼呢？那秦觀字少游，他是揚州府高郵人，滿腹學問，眼空

一世，生平敬服的有蘇家兄弟以下的都不在意。
今日慕小妹之才，雖然銜玉求售，又怕損了自己的名譽，不肯隨行逐隊，尋訪消息蘇洵見秦觀不到，反央人去秦家寓所致意

秦觀心中暗喜，又想到聽說小妹很有才學未曾見過面，又聽說她容貌不揚，額顛凸出，眼睛凹進，不知道是何鬼臉。一定得先見她一面方才放心，他打聽到蘇小妹三月初一要在東岳廟燒香，趁此機會改換衣裝看個分曉。以前大戶人家的女眷入廟進香，不是早、定是晚，為什麼呢？早一點人都還沒有來，晚一點人都走了。秦少游到了三月初一五更時分就起來梳洗打扮成游方道人的模樣，頭裹青布唐巾，耳後露出兩個石碾的假玉環兒，身穿皂布道袍，腰繫黃縑，足穿淨襪草履，頂上掛一串拇指大的念珠。

手中托一個金漆鉢盂，一早就到東岳廟前等候，天色黎明蘇小姐轎子已到秦少游走開一步讓她的轎子入廟歇在左廊之下。小妹出轎上殿，少游已看見了，雖不是妖嬈美麗，卻也是清雅幽閒，全無俗韻，但不知她的才情如何？約莫焚香已畢，少游卻循廊而上，在殿左相遇。

少游打個問訊：小姐有福有壽，願發慈悲
小妹應答說：道人何德何能，敢求布施！

少游又問：願小姐身如藥樹，百病不生。
小妹一頭走，一頭答應，隨道人口吐蓮花，半文無捨。
少游直跟到轎前，又問：小娘子一天歡喜，如何撒手寶山？

小妹隨口又答：風道人恁地貪痴，那得隨身金穴！

小妹一邊說一邊上了轎，少游轉身時口中喃喃說了一句：
「『風道人』得對『小娘子』，萬千之幸！」

小妹上了轎子全不在意，跟隨在旁邊的老僕人聽到了，怪這個道人放肆，想要回去教訓他，只見廊下走出了一名小童，對著那名道人說：相公這裏來更衣。

那個道人便往前走小童跟在後面，老僕人在小童的肩上捏了一把低聲的問

前面是那個相公啊？小童回答：是秦少游相公。

老僕人便不言語，回來的時候就跟老婆說了這件事情，這句話就傳入了小妹的耳中。小妹才知道那化緣的道人是秦少游假扮的，付之一笑。

囑咐丫鬟們休得多言，而秦少游那天飽看了小妹的容貌不醜，況且應答如響，其才自不必言。擇了吉日，親往求親。

蘇洵應允，少不得下財納幣，少游急著想要完婚，但是小妹不肯，他看定秦觀的文字，必然中選。

試期已近，她要他先中舉當官之後，再來洞房花燭，少游只得依她，到了三月初三禮部大試之期，秦觀一舉成名，中了制科。

秦關到蘇府來拜丈人，談論完婚的事情，蘇洵笑著說：今日掛榜，即成七品官，便是上吉之日何必另選日子，今晚便在小寓成親，豈不美哉！

東坡學士從旁贊成，是夜與小妹雙雙拜堂，成就了百年姻緣。

正是：**聰明女得聰明婿，大登科後小登科**

那天晚上月明如畫，秦少游在前廳宴席已畢，方欲進房，只見房門緊閉，庭中擺著一張小小的桌子，桌上排列紙、墨、筆、硯，三個信封、三個杯子，一個是玉盞，一個是銀盞，一個是瓦盞，青衣小丫鬟守在旁邊。少游說：煩請傳話給小姐，新郎已到何不開門。丫鬟說：奉小姐之命，有三個題目在此，三試俱中，方准進房。題目就在三個紙封裡。

少游指著三個杯盞問這又是什麼意思呢？丫鬟說：那玉盞是盛酒的，那銀盞是盛茶的，那瓦盞是盛水的。真是劇中玉展那美酒三杯，三試俱中，玉盞內美酒三杯，請進香房。

兩試中了，一試不中，銀盞內清茶解渴，直待明晚再試。

一試中了，兩試不中，瓦盞內喝口水，罰在外廂讀書一個月。

少游微微冷笑道：別個秀才來應舉時，就要告命題容易了，下官曾應過制科，文章篇篇都好，莫說是三個題目，就是三百個，我何懼啊！

丫鬟說：俺小姐不比尋常盲試官，之乎者也應個故事而已。

他的題目好難哩！第一題，是絕句一首，要新郎也做一首，合了出題之意，方為中。

第二題四句詩，藏著四個古人，猜得一個也不差，方為中。

到第三題，就容易了，只要做個七字對兒，對得好便得飲美酒，進香房了。

少游：「請第一題。」

丫鬟取第一個紙封拆開，請新郎自看。

少游看時，封著花箋一幅，寫詩四句道：

銅鐵投洪冶，螻蟻上粉牆。

陰陽無二義，天地我中央。

少游想道：「這個題目，別人做定猜不著。

我曾假扮做雲游道人，進入東岳廟化緣，去相那蘇小姐。

此四句乃含著『化緣道人』四個字，明明是在嘲諷我。」

於是月下取筆寫詩一首于題後說：化工何意把春催？緣到名園花自開。道是東風原有主，人人不敢上花臺。丫鬟見詩完，將第一幅花箋褶做三疊，從窗戶的縫隙塞了進去，高叫道：「新郎交卷，第一場完。」

小妹覽詩，每句頂上一字，合之乃「化緣道人」四字，微微而笑。

少游又開第二封看之，也是花箋一幅，題詩四句：

強爺勝祖有施為，鑿壁偷光夜讀書。

縫線路中常憶母，老翁終日倚門闥。

少游見了，沒多想就明白了

第一句是孫權，第二句是孔明，第三句是子思，第四句是太公望。

丫鬟又從窗隙遞進去。

少游口雖不語，心下想道：「兩個題目，眼見都難我不倒，第三題是個對兒，我五六歲時便會對句，不足為難。」再拆開第三幅花箋上面寫著-閉門推出窗前月。剛開始看的時候覺得容易，仔細思考，這對兒出得靈巧。如果對得平常了，不見本事。左思右想，竟然對不上。這時已經打了三更鼓，他還是想不出來，愈加慌張。

卻說蘇東坡此這時還沒有睡，且來打聽妹夫的消息。卻望見秦少游在庭中來回踱步，口裡只管吟哦著「閉門推出窗前月」這七個字，右手做推窗之勢，蘇東坡想，這一定是小妹以此對來為難他，秦少游為其所困！我不解圍，誰來撮合？

急切思之，也沒有好對子來，庭中有一個花缸，滿滿的貯滿著一缸清水，

少游走了一回，偶然倚缸看水。東坡看了，觸動了他的靈感，他想要教他又怕蘇小妹知道，連累了妹夫的體面，於是東坡遠遠的站著咳嗽了一聲從地上撿起一塊小磚片投向缸中，那水被磚片所激，躍起幾點，撲在少游的臉上。水中天光月影，紛紛亂了。少游當下曉悟，拿筆對曰：投石沖開水底天。

丫鬟交了第三遍試卷，只聽呀的一聲，房門大開，裡面走出一個侍兒，手捧銀壺將美酒斟于玉盞之上，獻上新郎口說：「才子請滿飲三杯，權當花紅犒賞。」

少游此時意氣揚揚，連進三盞，丫鬟擁入香房。

這一夜，佳人才子，好不稱意。正是：

歡娛嫌夜短，寂寞恨更長。

自此夫妻和美，不在話下，後來少游以才名被徵為翰林學士跟蘇小妹的兩位哥哥，蘇軾和蘇轍同朝當官，郎舅三人，並居史職，古所希有。

宣仁太后亦聞蘇小妹之才學，每每遣內官賜以絹帛或飲食之類，向她求詩。每得一篇，宮中傳誦，聲播汴京。其後小妹先少游而卒，少游思念不休，終身不再娶。

有詩為證：

文章自古說三蘇，小妹聰明勝丈夫。

三難新郎真異事，一門秀氣世間無。

三言二拍看中國

戲皮靴單證二郎神

詞云：

柳色初濃，余寒似水，纖雨如塵。
一陣東風，縠紋微皺，碧波粼粼。
仙娥花月精神，奏鳳管鸞簫斗新。
萬歲聲中，九霞杯內，長醉芳春。

這首詞調寄《柳梢青》，是宋朝時一個學士所寫的。講得是北宋太祖開基，傳到第八代天子，廟號徽宗，也就是神霄玉府虛淨宣和羽士道君皇帝。這位天子，乃是南唐后主李煜投胎轉世。父皇神宗天子，一日在內殿看歷代帝王畫像，看見李后主的畫像風神體態，超然絕世、不帶世俗之氣，就再三的讚嘆。

後來便夢見李后主投身入宮，於是生下了道君皇帝。道君皇帝少時封為端王。從小風流俊雅，無所不能。後因哥哥哲宗天子崩逝，群臣扶立他為天子。即位之後，海內安定，朝廷無事。

道君皇帝頗喜歡園林景致，宣和元年，就在京城東北角，大興土木，鑿池筑園，園中珍異花木、珍禽異獸、亭臺樓閣，說不盡的好景致。那時候有宣和六賊之稱的侍臣蔡京、王輔、高俅、童貫、楊戩、梁師成他們獲得皇上賞賜遊園，他們看著看著，真是：

瓊瑤錯落密成林，竹檜交加爾有陰。
恩許塵凡時縱步，不知身在五云深。

光說這園裡面保和殿西南，有一座玉真軒，那是皇帝第一個寵妃安妃娘娘的妝閣，建造得極是華麗

不說安妃娘娘寵冠六宮。光說宮裡面有一位夫人，姓韓名玉翹，年方十五，妙選入宮，她長得也是極美的，體欺皓雪之容光，臉奪芙蓉之嬌艷，

只因安妃娘娘三千寵愛於在一身，韓夫人不沾雨露之恩。每天長嘯短嘆，終至惹下一場病來，漸漸香消玉減。

太醫院診脈，藥也吃了，但是卻全然無效。有一天，道君皇帝在偏殿，敕喚殿前太尉楊戩前來，對他：「韓妃，原是卿所進奉。今讓卿領回去，到府中將息病體。等到痊癒了，再許進宮未遲。仍然叫宮裡面每日送膳，太醫院伺候用藥。略有起色，就來回報。」楊戩叩頭領命，引著韓夫人回到自己的太尉府中，楊太尉把一宅分為兩院，用收拾西園給韓夫人居住，門上用鎖封著，只許太醫和宮裡面的僕役往來。太尉夫妻二人，除了每日問安並不去打擾。

養病養了快兩個月，韓夫人漸漸覺得容顏如舊，飲食也稍微增加。太尉夫妻好生歡喜，辦下酒席，一當恭喜她病情好轉，一當送行。當日酒過五巡，太尉夫妻開口道：“且喜得夫人貴體無事，萬千之喜。

晚點奏過官裡面，選日入宮，未知夫人意下如何？韓夫人叉手告太尉、夫人道：「氏兒不幸，惹下一天愁緒，臥病兩月，才得小可。再要於此寬住幾時，伏乞太尉、夫人方便，暫且不要奏知宮裡。」太尉、夫人只得答應。

過了兩月，卻是韓夫人設酒還席，叫來了一名說書先生，說了幾回書。說書的內容講到唐朝宣宗宮內，也有一個韓夫人，也是因為不沾雨露之恩，思量無計情況之下，偶然在紅葉上題詩一首，流出御溝。詩曰：

**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間。
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

卻得外面一個應試官人，名字叫做于佑，拾了這片紅葉，就和詩一首，也從御溝中流將進去。後來那官人一舉成名，天子知道這件事情，就把韓夫人嫁給于佑，夫妻百年偕老而終。韓夫人聽到這裡，心中有感，忽然歎了一口氣，口中不語，心裡想著：「若得奴家如此僥幸，也不枉了為人一世！」當下散席，收拾回房。睡到半夜，就覺得頭痛眼熱，四肢無力，遍身不疼不癢，痴孽業火熬煎，依然病倒。這一場病，比前更加沉重。

第二天太尉夫人早來問安，對韓夫人說道：幸好不曾奏過宮裡面宣取入宮。夫人既到這裡，就放開懷抱，安心調理。不要把入宮的事情放在心上。太尉夫人又說：「既然吃藥都不見效，白白壞了身子。不知夫人平日在宮，可有什麼心願沒有答謝？或者神明見怪，也不一定。」韓夫人說：「氏兒入宮以來，每日愁緒縈絲，沒有甚麼心願，但今日病勢如此，既然吃藥無效，不知此處有何神聖，祈禱極靈，氏兒便對天許下心願，若得平安無事，自當拜還。」

太尉夫人說：這裡北極佑聖真君，與那清源妙道二郎神，極是靈驗。夫人何不設了香案，親口許下保安心願。等到平安，奴家陪夫人去賽神答禮。未知夫人您意下何如？韓夫人點頭答應，侍兒們立即取來香案。只是不能起身，就在枕上，以手加額，禱告道：氏兒韓氏，早年入宮，未蒙聖眷，惹下業緣病症，寄居楊府。若得神靈庇護，保佑氏兒身體康健，情願繡下長幡二首，外加禮物，親詣廟廷頂禮酬謝。

說也神奇，自從許下心願，韓夫人漸漸平安無事。一月之後，竟然就好了。韓夫人立刻叫人繡了長幡，選了吉日良時，打點信香禮物，一群家僕簇擁著兩位夫人，先到北極佑聖真君廟謝神中。廟官知道是楊府的人，慌忙出來迎接到殿上，宣讀疏文，掛起長幡。韓夫人禮拜。拜完之後，左右兩廊游遍。

廟官獻茶。夫人吩咐當道的賞了些銀兩，上了轎簇擁回來。隔天一早又起身，到二郎神廟中。但是這一趟卻惹出一段蹊蹺作怪的事來。

兩位夫人跟隨從一群人到了廟裡面，廟官接見，宣疏拈香禮畢。韓夫人向前輕輕用指頭挑起了金黃羅帳幔來，定睛一看。這一看不覺就吃了一驚！但見：

**頭裹金花帕頭，身穿赭衣繡袍，
腰繫藍田玉帶，足登飛鳳烏靴。**

雖然土木形骸，卻也風神俊雅，明眸皓齒。但少一口氣，說出話來。

當下韓夫人看了，目眩心搖，不覺口裡悠悠揚揚，漏出一句低語：若是氏兒前程遠大，只願將來嫁得一個丈夫，恰似尊神模樣一般，也足稱生平之願。話還沒說完，恰好太尉夫人走過來，說道：夫人，你卻在此禱告什

麼？韓夫人慌忙轉口：氏兒沒有說什麼。太尉夫人也不過問。遊玩到晚上歸家，各自安歇，不題。

卻說韓夫人到了房中，卸去冠服，挽就烏云，穿上便服，手托香腮，默默無言，心心念念，只是想著二郎神模樣。驀然計上心來，吩咐氏兒們端正香案，到花園裏面人靜之處，對天禱告：若是氏兒前程遠大，將來嫁得一個丈夫，好像二郎尊神模樣，強過入宮，受千般淒苦，萬種愁思。說完，不覺紛紛珠淚滾下腮邊。拜了又祝禱，祝禱之後又跪拜，分明是痴心妄想。但是就偏有這麼巧合的事情！韓夫人再三禱告完畢，正待收拾回房，只聽得萬花深處，一聲響亮，見到一尊神道，立在夫人面前。但見：龍眉鳳目，皓齒鮮唇，飄飄有出塵之姿，冉冉有驚人之貌。若非閬苑瀛洲客，便是餐霞吸露人。

仔細看時，正比廟中所塑二郎神模樣，不差分毫。手執一張彈弓，又像是神仙故事一般。韓夫人又驚且喜。驚的是天神降臨，不知是禍是福；喜的是神道歡容笑口，又見他說出話來。於是他端端正正向前道個萬福，啟朱唇，露玉齒，告道：“既蒙尊神下降，請到房中，容氏兒展敬。

當時二郎神笑吟吟跟著夫人入房，安然坐下。夫人問候完了，侍立在前。二郎神道：早蒙夫人厚禮。今日小神偶然閒步仙界，聽到夫人禱告至誠。小神知道夫人仙風道骨，原是瑤池中人。只因夫人凡心未淨，玉帝將你貶謫下凡，又向皇宮內苑，享盡人間富貴榮華。時間到了，還歸天界，證果非凡。韓夫人見了，歡喜不已，又拜禱道：尊神在上：氏兒不願入宮。若是氏兒前程遠大，將來嫁得一個良人，一似尊神模樣，肯白頭偕老，也不辜負春花秋月，說什麼富貴榮華，這都不是氏兒要的！二郎神微微笑：此亦何難。只恐夫人立志不堅。姻緣分定，自然千里相逢。說畢起身，跨上檻窗，一聲響亮神道去了。

韓夫人不曾見過二郎神也就算了，既然見了這般模樣，真是如醉如痴，沒有換衣服就上床睡了。但是他在床上翻來覆去，一片春心，按納不祝自言自語，想一回，定一回：適才尊神降臨，四目相視，好不情長！怎麼又飄然而去。想是聰明正直為神，不比塵凡心性，是我錯用心機了！

又想一回道：適才尊神風姿態度，語笑雍容，宛然是真人一般。難道見了氏兒這般容貌，全然不動情？還是我不夠殷勤，放了他去？早知道就該著意溫存，就算是鐵石人兒，也會回心轉意。這次錯過了，未知何日重逢！”韓夫人好生擺脫不下。眼巴巴盼到天明。到了天明，又睡著了。一直到中午，才起來。

當日無情無緒，巴不得趕緊到了晚上，好不容易到了晚上，又趕緊設了香案，到花園中禱告如前：若得再見尊神一面，便是三生有幸。話說之間，忽然一聲響亮，夜來二郎神又立在面前。韓夫人喜不自勝，將一天愁悶，已冰消瓦解了。便向前施禮：煩請尊神入房，氏兒別有衷情告訴。二郎神喜孜孜堆下笑來，便攜夫人手，共入蘭房。二郎神正中坐下，夫人侍立在前。二郎神：夫人有仙骨，便坐不妨。夫人便斜身對二郎神坐下。即命侍兒安排酒果，在房中一杯兩盞，看看說出衷腸。人說：春為茶博士，酒是色媒人。

沒多久兩個人攜手上床，雲雨綢繆，盤桓至五更。二郎神起身，囑咐夫人保重，再來相看，起身穿了衣服，執了彈弓，跨上檻窗，一聲響亮，便無影無蹤。韓夫人死心塌地，道是神仙下臨，心裡非常歡喜。只是怕太尉夫妻催他入宮，只有五分病，裝做七分病，白天的時候神情不甚十分歡喜。每到晚來，精神抖擻，喜氣生春。神道來時，三杯已過，上床雲雨，至曉便去，非止一日。

忽一日，天氣稍涼，道君皇帝分送合宮秋衣，偶然想到了韓夫人，就差內侍捧了旨意，敕賜羅衣一襲，玉帶一條，到楊太尉府中。韓夫人排了香案，謝恩禮畢。內侍便道：且喜娘娘貴體無事。聖上思憶娘娘，故遣賜羅衣玉帶，就問娘娘病勢已痊，須早早進宮。韓夫人回說：氏兒病體只去得五分，全賴內侍轉奏，寬限進宮，實為恩便。內侍回答：這個有何妨礙？聖上那裡也不少娘娘一個人。入宮時，只說娘娘尚未全好，還須耐心保重便是了。韓夫人謝了，內侍作別不題。

到了晚上，二郎神到來，對韓夫人說道：且喜聖上寵眷未衰，所賜羅衣玉帶，可否借觀。夫人聽了就問：尊神何以知之？二郎神道：小神坐觀天下，立見四方，諒此區區小事，豈有不知之理？夫人聽了，就將皇上所賜全部都拿出來。二郎神道：大凡世間寶物，不可獨享。小神缺少圍腰玉

帶。若是夫人肯捨，便完成善果。夫人便道：“氏兒一身已屬尊神，緣分非淺。若要玉帶，但憑尊神拿去。二郎神謝了。照樣的上床歡會。未至五更起身，手執彈弓，拿了玉帶，跨上檻窗，一聲響亮然去了。卻道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

韓夫人跟楊太尉的居所，雖是一宅分為兩院，但是韓夫人是宮裡面的姑娘，所以早晚愈加堤防。府堂深穩，絕對沒有閒雜人敢擅入。但近日來常見西園徹夜有登，唧唧噥噥，似有人聲息。

又見韓夫人精神不錯，笑容可掬。太尉再三躊躕，便對自己夫人說道：你見韓夫人是否有點奇怪？太尉夫人說道：我也有些懷疑。只是府中門禁甚嚴應該不會有事。今日太尉既如此說，有何難哉。到了晚上，叫個仔細的家人，從屋上爬去，打探消息，便知分曉，也不要錯怪了人。太尉便說：言之有理。當下便喚兩個精細家人，吩咐他們：“不要從門內進去，只把摘花梯子，倚在牆外，待夜深人靜時，直接爬進去到韓夫人臥房外，看他動靜，看完了立刻來通報。

二人領命去了。

不到兩個時辰，二人打探消息回來告知，韓夫人房內坐著一人，兩人說話飲酒，夫人口口稱是神尊，小人仔細想來，府中牆垣又高，防範又密，就算是有壞人，插翅也飛不進。或者真是個神道也不一定。太尉聽了一驚，吩咐他們兩人千萬不要洩漏消息。太尉一轉身就立刻告訴夫人，但是太尉想雖然如此，但眼見為真。我明晚須親自去打探一番，便看神道是怎麼模樣。

捱到了第二天晚上，太尉和其中一名家人躡手躡腳，輕輕走到韓夫人窗前，向窗眼內把眼一看，房裡面果然坐著一尊神道。想要叫出聲，又怕難以脫身，只得忍氣吞聲。轉入房中，對夫人說個明白，楊太尉：此乃必是韓夫人少年情性，把不住心猿意馬，便遇著邪神魍魎，在此污穢天眷，決不是凡人的勾當。便須請法師來處理。

你先去對韓夫人說出緣由，我去請法師。

第二天楊夫人到西園來，韓夫人接見。兩人坐定，太尉夫人就把旁邊的人都叫下去，兩人對面論心，便道：夫人每夜房中，卻是與何人說話，唧唧噥噥，有些風聲，吹到我耳朵裡。只是此事非同小可，夫人須一一說明，

不要隱瞞。

韓夫人一聽，滿面通紅，便道：氏兒夜裡房中並沒有人說話。只是氏兒與養娘們閒話消遣，哪有什麼人會到這裡來呢！太尉夫人聽說，便把太尉夜來所見模樣，一一說出來。韓夫人嚇得目睜口呆，不知所措。太尉夫人再三安慰道：夫人不要吃驚！太尉已去請法師來了，他是人是鬼，我們馬上就可以知道。只是夫人到晚間，一定要小心，千萬不要害怕。說完，太尉夫人離開。韓夫人倒是捏了兩把汗。

這天晚上，二郎神早來了。但是他來時，那彈弓緊緊不離左右。卻說楊太尉請了靈濟宮林真人手下的徒弟，有名的王法師，已在前廳作法。到了黃昏，有人來報：神道來了。”法師披衣仗劍，昂然而入，直至韓夫人房前，大踏步進去，大喝一聲：“你是何妖邪！卻敢玷汙天眷！不要走，吃吾一劍！

二郎神不慌不忙，便道：不得無禮！”但見：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嬰孩，弓開如滿月，彈發似流星。當下一彈，正中王法師額角上，流出鮮血來，霍地往後便倒，寶劍丟在一邊。眾人慌忙把他扶起來，往前廳去了。那神道也跨上檻窗，一聲響亮，早已不見。

卻說韓夫人見二郎神打退了法師，一發覺得他是真仙下凡，愈加放心，再也不慌。且說太尉已知法師不濟，只得暗自賠了些錢，送他出門。楊太尉又去請了五岳觀潘道士來。那潘道士專一行持五雷天心正法，再不苟且，且足智多謀，一聽見太尉呼喚，便來相見。

太尉免不得將之前的事情一一告知。潘道士便道：先叫人引領小道到西園看他出沒去處，但知是人是鬼。太尉道：說得有理。當時，潘道士別了太尉，先到西園韓夫人臥房，上上下下，看了一會。又請出韓夫人來拜見，看了他的氣色，轉身對太尉說：小道看來，韓夫人面上，部位氣色，並無鬼祟相侵，只是一個會妖法的人作怪。

小道自有處置，也不用書符咒水、打鼓搖鈴，待他來時，小道瓮中捉鱉，手到擒來。只怕他識破局面，再也不來，卻是無可奈何。太尉道：如果他再也不來，便是干淨了。我師且留在此。如果這廝識相知趣，見機而作，一般是不敢再來往。

卻說這二郎神畢竟不知是人是鬼。卻只是他嘗了甜頭，不識時務，那天晚上，依然又來。韓夫人說：夜來氏兒一些不知，冒犯尊神。且喜尊神無事，請別見怪。二郎神道：我是上界真仙，仙緣有分，早晚要度夫人脫胎換骨，白日飛升。這蠢物！便有千軍萬馬，怎麼靠得近我！韓夫人愈加欽敬，歡好倍常。

卻說早有人報知太尉。太尉便告訴潘道士。潘道士稟告太尉，低低吩咐一個養娘，教他只以服事為名，先去偷了彈弓，教他無計可施。養娘去了。潘道士不披法衣，也不仗寶劍，討了一根齊眉短棍，叫了兩個人，遠遠把火照著，吩咐道：若是你們怕他彈子來，預先躲過，讓我自己去，看他彈子靠不靠得近我？二人都暗笑道：看他誇口，少不得也中他一彈。卻說養娘先去，以服事為名，挨挨擦擦，靠近神道身邊。神道正和韓夫人交杯換盞，不堤防他偷了彈弓，藏了起來。這裡從人引領潘道士到了門前，便丟下潘道士，三步做兩步，躲開了。

卻說潘道士掀開簾子，縱目一觀，看到那神道安坐在椅子上。大喝一聲，舞起棍來，匹頭匹腦，一徑打去。二郎神急急取那彈弓時，卻找不到，只得叫一聲“中計！連忙退去，跨上檻窗。說時遲，那時快，潘道士一棍打著二郎神後腿，卻打落一樣東西來。

那二郎神一聲響亮，依然向萬花深處去了。潘道士便拾起這件東西，向燈光下一看，卻是一只四縫烏皮皂靴，且將去稟告太尉：小道看來，定然是個妖人作怪，不干二郎神的事。卻是拿他怎麼好？太尉道：有勞吾師，且自請回。我這裡另有辦法，當下酬謝了潘道士就離開了。

太尉立刻打轎到蔡太師府中，把這件事情告訴蔡太師，太師道：有何難哉！隨即叫來開封府滕大尹領了靴子限期破案。滕大尹愁眉苦臉把靴子拿回去交給緝捕嫌犯的王觀察限他三日破案。王觀察拎著靴子，回到了捕快公房，愁眉不展。

捕快們知道緣由都知這事是難辦，只有一個叫做冉貴的曾經跟過王觀察，打破了許多疑難的公事，他卻不慌不忙的說：料他也只是一個人，沒有三頭六臂，只要找出一些破綻來就見分曉，於是他把這個皮靴翻來覆去，看了好幾回，卻見這個靴子是四條縫，縫的甚是緊密，靴間有一條縫有點走線，冉貴將小指頭往縫裡面一撥，撥斷了兩股線，皮就有點撬起來。他往燈下裡面照一照，卻是藍布托里。仔細一看，只見藍布上有一條小紙

條，便伸兩隻指頭進去一扯，扯出紙條。仔細一看，卻像似半夜裡撿到金寶似的。那王觀察一看也喜從天降，笑逐顏開。原來那紙條上面卻寫著：宣和三年三月五日舖戶任一郎造。王觀察對冉貴：今年是宣和四年。這靴子，做不到二年。只要捉住了任一郎，這事便有七分。冉貴：我們先不要驚動他。等到天明，叫兩個人去，只說大尹叫他來做一些活，等他到的時候，再拿一條繩子捆了，不怕他不招。

於是王觀察等到天亮，飛也似差兩個人捉任一郎。不消兩個時辰，將任一郎帶到使臣房里，立刻一條繩子把他給捆了。任一郎嚇了一跳，王觀察拿出了靴子給他看，問：“這靴子是不是你店裡面得？任一郎看著靴子和紙條，確實是他們家做的。但是這種訂製品都有一本帳本可以對照。

王觀察當下放了任一郎派兩個人和任一郎到他家中取了簿子，回到使臣房裡。王觀察親自從頭檢看，看至三年三月五日，跟紙條上字號對照相同。一看，吃了一驚。竟然是蔡太師府中張干辦訂制的。王觀察便帶了任一郎，取了皂靴，拿了簿子，火速到府廳回話。大尹看了吃了一驚，放了任一郎。大尹不敢直接回覆蔡太師，於是先去找了楊太尉，楊太尉也知道事情非同小可。

於是楊太尉、藤大尹、王觀察和冉貴一行人來到了太師府中，太尉把靴子和簿子呈給太師看，就說：此事須太師爺自家主裁，卻不干外人的事。太師連聲道：奇怪，真是太奇怪了，這個靴子的確是張干辦訂製的，但是跟他沒有關係。我府中冠服衣靴履襪等件，都是由一個養娘去掌理的，於是當下叫那個養娘逐一檢查。

查出這個靴子是去年三月中，叫人製造的，那時候家裡來了一個門生，叫做楊時，就是龜山先生，他跟蔡太師交情非常深厚，最近剛升官當了近郊一個知縣，特別來拜別。因為他是個道學先生，衣衫破舊。蔡太師命人取了圓領一襲，銀帶一條，京靴一雙，串扇四柄送給他。這靴子正好是蔡太師送給楊知縣的，怎麼楊龜山會做出這樣的事來呢？其中必有緣由。

蔡太師立刻差人火速去請楊知縣來。往返兩日，楊知縣就來到太師跟前。茶湯已畢，開始問話，太師：為民父母，怎麼會做出這種事來；這是迷天之罪。就把之前發生的事情都說了。楊知縣聽了立刻回答：師相在上。某去年承師相厚恩，來不及離開汴京，在邸中忽患眼疾。左右聽人說，此間

有個清源廟道二郎神，極是靈驗，於是許下心願，等到痊癒了就立刻捻香答禮。後來好了，到廟裏面燒香，卻見二郎神冠服件件齊整，只是腳下烏靴破了，不甚相稱。

下官就把這靴子舍與了二郎神供養，望太師詳查。太師從來曉得楊龜山是個大儒，怎麼會胡作非為。聽了這些話：我也曉得你的名聲。只是要你來問個清楚，他們才肯心服。

之後太師再請楊太尉、滕大尹過來，把事情說清楚，便道：這又不干楊知縣的事，還請開封府用心搜捕。當下大尹做聲不得，仍舊領了靴子，作別回府，又叫王觀察五日破案，王觀察頭又痛了。冉貴道：不信神鬼能夠幹壞事，一定是廟中附近的妖人所為，還是要到廟前廟后，打探些風聲出來。

於是冉貴挑了一個雜貨擔子，手執一個玲瓏銀鐺的波浪鼓，裝成一個賣貨郎。一路搖著來到二郎神廟中，洩了擔子，拈了香，低低祝禱：“神明鑒察，早早保佑冉貴捉了楊府做不是的，也替神道洗清了是非。”拜罷，連討了三支籤，都是上上大吉。冉貴心裡有底謝過出門，挑上擔子，廟前廟後，轉了一圈。看看走到一個地方，有一個門，門傍卻是半開的，門上掛一頂半新半舊的竹簾子，半開半掩，只聽到裡面叫：「賣貨郎過來！」冉貴聽叫了，回頭看時，卻是一個年輕婦人，便道：告小娘子，叫小人有甚事？婦人：你是收買雜貨的，有一件東西在這裡，胡亂賣幾文給小廝買點心吃，你收不收呀？

冉貴道：告小娘子，小人這個擔子，是有名的百納倉，無有不收的。你就先拿出來看吧。婦人就叫小廝拖出來給冉貴看。那正是四縫皮靴跟之前潘道士打下來的一模一樣。冉貴暗暗喜不自勝，便告小娘子：此是不成對的東西，不值錢。婦人道：胡亂賣幾文給小廝們買點心吃，只憑你說了罷。只是要公道一點。冉貴便去袋裡摸一貫半錢來，婦人覺得少兩個人討價還價了半天，最後冉貴又多給了20文錢。

取了靴子，往擔內一丟，挑了便走，心中暗喜：“這事已有五分了！且莫要聲張，還要細訪這婦人來歷，方才有下手處。那天晚上，他把擔子寄在天津橋一個相識人家，轉到使臣房裡。王觀察來問時，只說還沒有消息。

第二天，吃了早飯，再到天津橋相識人家，取了擔子，依先挑到那婦人家門口。只是今天那個門鎖著，那婦人不在家。冉貴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歇了擔子，捱門看去。只見一個老漢坐在一個矮凳上，在門口打些稻草。冉貴陪個小心，問道：伯伯，借問一聲。那左手邊的小娘子，今天去哪裡了？

老漢住了手，抬頭看了冉貴一眼，便道：「你問他做什麼？」冉貴道：小子是賣雜貨的。昨日把錢換那小娘子舊靴一隻，一時間看不清楚，換了虧本了，所以來找他討錢。老漢：勸你吃虧就算了！那個娘子不是好惹的。他是二郎廟里廟官孫神通的姘頭。那孫神通一身妖法，好不厲害！這舊靴一定是神道替下來，孫神通把這舊靴給了那個女的換些錢買果子吃。今日那女的往外婆家去了。他跟廟公結識，非止一日。不知甚麼緣故，有兩三個月忽然生疏，最近又漸漸來往了。你如果要跟他要錢，一定不肯還的，要是惹怒了她，她跟廟公說幾句話，那個廟公用妖術來對付你，你卻奈何不了他！”冉貴道：原來是這樣子，多謝伯伯指教。

冉貴告別了老漢，挑了擔子，喜孜孜地回使臣房裡。王觀察看到了冉貴的表情，就知道今天有好事了。冉貴要王觀察將之前靴子取出，再跟他手上靴子一比對，果然是同一雙。王觀察忙問道：你這靴子是從那裡來的？冉貴不慌不忙，把事情說了出來，原來這不干神道的事情，是孫神通做下的不是！王觀察開心的不得了，但是要抓人，卻怕走漏風聲，那廝如果逃走，不就完了？

冉貴道：有何困難！明日備了三牲禮物，只說去賽神還願。

到了廟裡面，廟主自然出來迎接。那時擲盞為號，立刻上前抓人，不費吹灰之力。王觀察：言之有理。也該稟知大尹，方去抓人。當下王觀察稟報了大尹，大尹也歡喜，只是提醒妖人善能隱形遁法，可以帶些法物去，用一些豬血、狗血、大蒜、臭屎，把他一灌，他就再也無法脫身了。王觀察領命，便去備了一些法物。第二天依計跟冉貴還有一群官差換了衣服去上香。

廟官孫神通出來接見。宣讀疏文還念不到四五句，冉貴在傍斟酒，把酒盞望下一丟，眾人一齊動手，捉了廟官。

再用四般法物劈頭一淋。廟官知道這麼做，隨你潑天的神通，再也動彈不得。一步一棍，打到開封府中。

府尹聽得捉了妖人，立刻升堂，大聲怒喝：大膽！帝輦之下，竟敢興妖作怪，淫污天眷，奸騙寶物，你還有甚麼好說的！孫神通剛開始還想抵賴，後來動起刑法來，預料他是脫身不得，只好一一招供了，招稱：自小在江湖上學得妖法，後來在二郎神廟出家，施了點錢就做了廟官。那天聽了韓夫人禱告，要嫁一個丈夫，要像二郎神模樣。於是就起了邪心，假扮二郎神模樣，淫污天眷，騙得玉帶一條。

大尹叫人取得枷鎖，把他關在獄中，仔細看管，須要請旨定奪。當下疊成文案，先去稟明了楊太尉。太尉即刻回到蔡太師府中商量，奏知道君皇帝，聖旨下來：這廝不合淫污天眷，奸騙寶物，准律凌遲處死，妻子沒入官。追出原騙玉帶，仍歸內府。韓夫人不合輒起邪心，永不許入內，就著楊太尉做主，另行改嫁良民為婚。

當下韓氏好一場惶恐，卻也了卻想思債，得遂平生之願。後來嫁給一個在汴京開店的生意人，說過不帶回去的。兩個人白頭到老。這是后話。而孫神通被判了劓刑，行刑那一天看熱鬧的人挨肩疊背，好一場熱鬧。正是：

但存夫子三分禮，不犯蕭何六尺條。

自古奸淫應橫死，神通縱有不相饒。

三言二拍看中國

李汧公窮邸遇俠客

世事紛紛如弈棋，輸贏變幻巧難窺。

但存方寸公平理，恩怨分明不用疑。

話說唐玄宗天寶年間，長安有一讀書人，姓房名德，生得方頭大耳，身材高大。年紀三十上下，家貧落魄，十分窮困，全虧著妻子貝氏紡織度日。時遇深秋天氣，頭上還裹著一頂破頭巾，身上穿著一件破舊粗布衣服。他想：天氣漸寒，這個模樣怎麼可以見人？知道老婆還有兩匹布，欲要討來做件衣服。誰知老婆氣量狹小，又配著一副悍毒的狠心腸。那張嘴皮巧於應變，比刀子還利。死的也能說成活的，是一個翻唇弄舌的婆娘。

那婆娘看見房德沒甚麼出息，就常常欺負他。房德因時運不濟，也只好讓著他，漸漸的就有幾分懼內。

有一天貝氏正想著，老公這麼狼狽，甚麼時候才過得上好日子？

越想心裡越煩，剛好房德來跟他要布做衣服。她氣得大罵：老大一個漢子沒處尋飯吃，靠著女人過日子，如今連衣服都要跟老娘要，說出來丟不丟人？娘子啊一向多虧了你感激不盡但是眼下實在是落魄，不過以後少不得有好日子，你就先把布來借給我，以後我發跡了，大大報你的情分。

貝氏搖手：你的甜言蜜語哄得我多年，我信不過你。這兩匹布，老娘自己要做衣服穿，你別想了。房德拿不到布，討了許多沒趣，想要跟她鬥，又怕老婆牙尖嘴利的嗓子又大，怕被鄰居聽見，反而不好。敢怒不敢言，憋口氣衝出門去，希望找個朋友來借。

走了大半天，一無所獲。老天爺又來跟他做對，突然下起了一陣狂風大雨。這件舊衣服被風吹得如落葉之聲颼颼一直響，他冷得實在受不了。冒著風雨，奔向前面一古寺中躲雨。那寺名為雲華禪寺。房德跨進門時，看見有個大漢子，坐在左廊檻上。殿中一個老僧誦經。房德就向右廊坐下，呆呆的看著。天上那雨漸漸停了，暗想：這時不走，只怕等一下又下起雨來。正要轉身，忽然看到牆上畫一隻禽鳥，脖子、翅膀、腳跟尾巴，件件皆有，單單不畫鳥頭。

說來也好笑，自己都餓得半死了還有心情來評品這畫。想道：「常聞得人說：畫鳥先畫頭。這畫法怎麼跟一般人不同？卻又不畫完，是甚麼意思？他一邊想，一邊看，不禁覺得這鳥畫得可愛，於是就說：“我雖不善於畫畫，但要畫一隻鳥頭應該沒有甚麼難的，何不把它畫完。」於是就到殿上跟和尚借了一枝筆，蘸飽了墨，走來將鳥頭畫出，卻也不十分醜，自覺歡喜道：我若學丹青，到可成。

剛畫時，左廊那漢子就捱過來觀看，把房德上下仔細一相，笑容可掬，向前道：秀才，借一步說話。房德問：足下是誰？有何見教？那漢子道：「秀才不用細問，同在下去，自有好處。」房德正在困窮之鄉，聽見說有好處，就很開心。將筆還了和尚，把破衣服整一整，隨那漢子前去。

此時風雨已經停了，地上非常泥濘，他也顧不了了。離了雲華寺，走出升平門來到樂游原。這地方非常冷清。那漢子向一小角門上連叩三聲，停了一回，有個人開門出來，也是個大漢子，看見房德，亦甚歡喜。房德心中疑惑：「這兩個漢子，是什麼人？不知請我來有甚麼好處？」問道：「這裡是誰家」二漢答道：秀才到裡邊便曉得。房德跨入門裡，二漢子把門撐上，引他進去。房德看時，發現裡面荊蕪滿目，草長漫天，是個破落花園。彎彎曲曲，轉到一個半塌不倒的亭子上，裡面又走出十四五個漢子，一個個身長臂大，面貌猙獰，見了房德，滿面堆下笑來，都喊著：秀才請進。房德暗自驚訝：想這班人來得蹺蹊，且看他們怎麼說吧？

眾人迎進亭中，相見已畢，就在板凳上坐下，問道：秀才尊姓？房德道：小生姓房，不知列位有何說話？起初同行那漢道：實不相瞞，我眾弟兄乃江湖上豪杰，專做沒本錢的生意。只為俱是一勇之夫，前日幾乎弄出事來，所以對天禱告，要找個足智多謀的好漢，讓他來做大哥，聽其指揮。剛才雲華寺牆上畫不完的禽鳥，便是眾弟兄對天禱告，設下的誓願，取羽翼俱全，單少頭兒的意思。若合該興隆，天遣個英雄好漢，補足這鳥，便迎請來為頭。

等候數日，未見其人。且喜天隨人願，今日遇著秀才這般魁武相貌，一定智勇兼備，正是真命寨主了。眾兄弟今後任憑調度，保個終身安穩快活，可不好嗎？對眾人道：快去宰殺牲口，祭拜天地。內中有三四個大漢，一溜煙跑向後邊跑去。

房德暗自想：原來這班人，卻是一伙強盜。我乃清清白白的人，如何做這樣的事？於是他回答：列位壯士在上，若要我做別事則可，這一樁實不敢奉命，我乃讀書之人，還要巴望著能夠出頭的日子，怎麼肯幹這等犯罪的勾當？眾人：秀才所言差矣。現今是楊國忠為相，賣官鬻爵，有錢的，便做大官。沒錢，就算你有李太白這樣的才學，也得受他的惡氣，不能得中，不是冒犯秀才，看你身上這般光景，也不像有錢的，如何指望官做？不如從了我們，大碗酒大塊肉，整套穿衣，論秤分金，且又讓你做個老大，何等快活。等到有些氣候了，據個山寨，就地為王也都聽你差遣。房德沉吟未答

那漢又說：秀才若不肯，我們也不敢勉強。但只是來得去不得，不從時，便要殺了你，你可別怪我們。說完那些大漢都向靴裡颯的拔出刀來，嚇得房德魂不附體，倒退十幾步：列位莫動手，我們再商量。眾人道：從不從，一句話，有甚麼好商量的？房德想：這般荒僻所在，若不依他，豈不白白送命，都還沒有人知道？且哄過一時，到明日脫身再說。算計已定，於是說：多承列位壯士見愛，但小生平昔膽子小，恐怕做不得這

件事。眾人道：不打緊，剛開始的時候會害怕，做過幾次，就不怕了。房德：既如此，只得順從列位。眾人大喜，把刀子依舊放回靴子裡面：如今已是一家人，皆以弟兄相稱，快將衣服拿來給大哥換過，好拜天地。於是就有人進去捧出一套錦衣，一頂新頭巾，一雙新靴。房德打扮起來，威儀比前更是不同。眾人齊聲喝采道：大哥這個人品，莫說是老大了，就說是皇帝，也做得。

古語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房德本來是個窮人，從來沒有穿過這麼好的衣服，如今煥然一新，心念也就動了，他把眾人說的那般話，細細一品，覺得有理，想道：如今確實是楊國忠為相，賄賂公行，不知埋沒了多少高才絕學。像我這樣學問平常，如何能有個官做？如果做不得官，終身貧賤，反不如這班人了。又想起：今天這般深秋天氣，還穿著破衣服。跟妻子要塊布做件衣服，還被她罵。找朋友借又借不到。看起來到是這班人講義氣，跟他們素無相識，就把如此華美的衣服給我穿，又推我為主。我看就跟他們胡做一場，到也落過半世快活。卻又想道：不可，不可。如果被人拿住，這性命不就沒了。正在胡思亂想，舉棋不定的時候。只見眾人忙擺香案，抬出一口豬，一頭羊，連房德共是十八個好漢，一齊跪下，拈香發誓，歃血為盟。祭過了天地，又跟房德八拜為交，各報姓名。

沒多久擺上酒菜，請房德坐主席，美酒佳餚任憑享用。房德日常不過粗食淡飯，哪裡有吃過這些好東西，間或覓得些酒肉。今日這番受用，喜出望外。眾人又輪流跟他舉杯喝酒，大哥前，大哥後，奉承得眉開眼笑。起初還有點猶豫，到這個時候便死心塌地，要做這樁事了。房德想：或者我命裡合該有這等造化，遇到這班弟兄扶助，真的弄出個大事業來也未可知。若是小就時，只做兩三次，尋了些財物，便罷手，料必無人曉得。然後去打通楊國忠的關節，覓得個官兒，豈不美哉。萬一敗露，就當已是享用過了，就算要殺頭也甘心，也強如饑餓受凍，一生做個餓殍。

眾人杯來盞去，吃到黃昏時候。一人：今日大哥初聚，何不就發個利市？(也就是開張做個強盜買賣)，眾人齊聲道：言之有理。但是去那一家去好？房德道：京都富家，就屬延平門王元寶這老頭最有錢了，況且又在城外，沒有官兵巡邏，前後路徑，我都熟。搶了這一家，就抵過十數家了。不知列位以為何如？

眾人一聽都開心的說：不瞞大哥說，這老頭我們也相中很久了。只因未得其便，不想卻與大哥心意相通，足見同心。隨即將酒席收了，取出硫磺、焰硝、火把、器械之類，打點起來。一直等到半夜，眾人出了園門，將門反撐好，如疾風驟雨而來。這延平門離樂游原約有六七里之遠，很快地就到了。

且說王元寶乃京兆尹王鴻的兄長，家裡富可敵國，名聞天下，連玄宗天子都曾經召見過他。三日前他家遭小偷被偷走了若干財物，告知王鴻，責令衙役捕獲，又撥三十名身強力壯的人來防護。不想房德這班人晦氣，當天眾強盜取出火種，引著火把，照耀有如白晝，輪起刀斧，一路砍門進去。那些防護守衛、家人，都從睡夢中驚醒，鑼鼓喧天吶喊，各執棍棒上前擒拿。庄前庄後鄰居都嚇得不得了，都來救護。這班強盜見人多，心下慌張，就放起火來，奪門而走。王家人一半救火，一半追趕，團團圍住眾強盜拚命死戰。終是寡不敵眾，被打翻數人，其餘盡力奔逃，房德亦在被打倒的人當中，一起用繩子給綁了。

等到天亮，押進京兆尹衙門。王鴻發下由畿尉審問。

那畿尉姓李名勉，字玄卿，乃宗室之子，素性忠貞尚義，有經天緯地之才，濟世安民之志。但因為李林甫、楊國忠相繼為相，妒賢嫉能，病國殃民，只好屈居在下位，不能施展其才。這畿尉品級雖然卑微，但是卻是個刑名官。凡捕到盜賊，俱由他來審訊；不認罪的就大刑伺候，歷任的畿尉定是酷吏，專用那周興、來俊臣、索元禮遺下有名色的極刑。周興、來俊臣、索元禮都是唐代有名的酷吏對待罪犯非常殘暴。所創的酷刑有地牢、向鼻孔裡面灌醋、鐵籠曬翅等等都非常的可怕

那些酷吏，一來仗刑立威，二來要收取賄賂，每事不問青紅皂白，一味嚴刑伺候，羅織成招。任你銅筋鐵骨的好漢，到此也膽喪驚魂，不知斷送了多少忠臣義士。

惟有李勉予他人不同，專尚平和，一切殘酷之刑，都不用，講究的是用情，所以並沒有冤獄。

那一日正值早衙，京兆尹發下這件事來，十幾個強盜，跪做一庭，行凶刀斧，都堆在階下。李勉舉目看時，內中惟有房德人才雄偉，豐彩非凡，想道：這樣一條漢子，如何為盜？心下就懷個憐憫之心。當下先喚巡邏的王家人，問起了緣由，然後又問了盜賊姓名，大家都當下認罪。又招出黨羽巢穴。李勉立刻派人去捕緝。問到房德的時候，房德匍匐到案前，含淚：小人自幼讀書，原非偷盜之輩。只因家貧，昨天到親戚家借錢，因為風雨被困在雲華寺，被他們以計誘屈，威逼入夥，出於無奈。於是將畫鳥及入夥的事情，都一一細訴。

李勉本來就是惜其材貌，又見他說得情詞可憫，於是意釋放他，卻又想：“一夥同罪，獨放一人，公論難泯。況是上司所托，如何回覆？於是他喝斥下去，吩咐都上了刑具，禁於獄中，等抓了餘黨再問。砍傷庄客，遣回調理。隨後立刻叫來獄卒王太吩咐說：那夥強盜，有個房德，我看此人相貌軒昂，言詞挺拔，是個未遇時的豪杰。有心想要為他脫罪，因礙著眾人，不好當堂明放。要託付你行個方便，故意放他逃走。還拿出三兩銀子，讓王太交給房德，做為盤纏，就讓他遠處躲避。王太：相公吩咐，怎敢有違？但恐拖累眾獄卒，那該怎麼辦？李勉道：你放他去以後，就帶著妻小，躲入我衙中，以後就跟在我的左右做親隨，強如做這個賤役。

王太能得相公收留，當然是非常好的。於是他急急出衙，來到獄中，對小獄卒：新到囚犯，未經刑杖，莫教聚於一處，恐弄出些事來。小

獄卒依言，就將眾人四散分開。王太獨自引房德在一個僻靜的地方，把本官美意，細細說出，又將銀兩交給他。房德不勝感激：煩禁致謝相公，小人今生若不能報答，死當作犬馬酬恩。王太：相公一片熱腸救你，那指望報答？但願你此去，改行從善，莫負相公起死回生之德。

捱到傍晚，王太跟眾獄卒把囚犯押上囚床，第一個先從房德開始，然後挨次而去。王太見眾人正手忙腳亂之時，捉就空把房德給放了，開了枷鎖，又把自己舊衣帽給他穿，引至監牢門口。且喜內外更無一人來往，急忙開了獄門，讓他出去。房德拽開腳步，不顧高低，也不敢回家，挨出城門，連夜奔逃，房德心想：多謝畿尉相公救了性命，但是現在要投靠誰好？想起當今惟有安祿山，最為天子信任，收羅豪杰，何不投靠他呢？

於是他取路直到范陽，恰好路上遇到一個好朋友，他是范陽長史，為他引見給安祿山。那時安祿山早有異心，專門招亡納叛，見房德生得人才出眾，談吐不俗，於是把他留在衙中。房德住了一陣子，暗地差人把他的妻子貝氏給帶來了范陽。且說王太當晚，只推家中有事要回去，吩咐眾獄卒好生看管，自己出了獄門，來到家裏面，收拾行囊，悄悄領著妻子，連夜躲入李勉衙中。

第二天早上要放囚犯出來上廁所時，才發現房德不見了，不知道甚麼時候逃走了。眾人都嚇得面色如土，有人說：我去報知王獄長塊稟官緝捕，了王太的家裡才發現，王太家裡已人去樓空。獄卒想：這真奇怪，王獄長怎麼也走了？這死囚難不成是他放的？管他是不是都推在他身上吧，就前往畿尉衙門跟李勉稟報。

李勉假裝很驚訝道：向來都覺得王太小心，不想這般大膽，竟敢縱放重犯。料他也只躲在附近，你們四散去緝捕，得到的重重有賞。李勉寫了公文報告京兆尹、王鴻，王鴻以他失職奏請天子把他罷官為民。一面懸

榜，要抓拿房德、王太。李勉即日納還官印，收拾起身，將王太藏在女人堆家中，帶回家去。

不因濟困扶危意，肯作藏亡匿罪人？

李勉家道清貧，又愛做清官，分文不敢妄取，所以到了罷任的時候，還是一個清貧的讀書人。回到家鄉，親率童僕，躬耕而食。二年多過去了，更加窮困了，於是告別了夫人，帶著王太和兩個家奴，尋訪故友。由東都一路，直至河北，聽說他的老朋友顏杲卿新任常山太守，他就想要去拜見他。路經柏鄉縣過，這地方離常山還有二百多里。李勉正在行進當間，看到官員出行的儀仗隊，手持白棒，開道而來，呵喝道：縣令相公來，還不下馬？李勉引過半邊回避。王太遠遠望見那縣令，騎在白馬上，威儀濟濟，相貌堂堂。仔細認時，不是別人，正是當年被釋放的房德，於是他就跟李勉說：相公不用回避了，這縣令就是房德。李勉聽了，心裡非常高興，他想：我說那人是個未遇時的豪杰，果然如此。但是他不知道是怎麼當了官的？欲要上前去問，又想道：我如果去問，這個人會不會以為我知道他在這裡做官，特地來討回報的，我看還是不要問好了。

於是他吩咐王太不要說話，把頭轉過去，讓他過去。

那房德慢慢靠近，一眼就看到李勉背身而立，王太也在傍邊，又驚又喜，連忙叫住旁邊的人，跳下馬來，向前作揖道：恩相見了房德，如何不喚一聲，反掉轉頭去？差點兒就跟你錯過了。李勉還禮：恐妨足下政事，不敢相通。房德道：那裡的話。難得恩相到此，請到敝衙敘敘。李勉此時鞍馬勞倦，又見到他那麼的殷勤，所以就上馬併轡而行，王太隨在後面。到了縣中，房德請李勉進後堂，轉過左邊一個書院中來，吩咐從人不必跟隨，只留一個心腹陳顏，在門口伺候，一面叫人整備上等筵席。將李勉四個牲口，遷到後槽餵養，行李就叫王太等人搬進去。又教人傳話到衙中，喚兩個家人來服侍。

那兩個家人，一個叫做路信，一個叫做支成，都是房德當縣尉時所買。

房德為何不要隨從跟隨呢？只因他平日冒稱是宰相房玄齡之後，在人前誇耀自己的家世，同僚中不知道他的來歷，信以為真，對他十分敬重。今天李勉來了，相見之間，恐怕會講起當年他當盜賊的事情，怕眾人聽到之後，傳開來，會被人笑。

且說房德讓李勉進到了書房，急忙的拿過一把椅子，居中安放，請李勉坐下，自己磕頭便拜。李勉急忙扶住道：足下如何行此大禮？房德道：某乃待死之囚，得恩相超拔，又賜贈盤纏，才能夠遁逃至此，方有今日。恩相即某之再生父母，豈可不受一拜。李勉是個忠正之人，見他說得有理，遂受了兩拜。房德拜罷起來，又向王太道謝，引他跟兩名家僕到廂房裡面，又叮嚀王太：倘隸卒詢問時，切莫與他說我當年之事。王太道：不用你吩咐，小人知道的。

房德又回到了書房，房德後來知道李勉當年偷偷放了他才會被拔官，心裡非常過意不去。房德也說了自己的際遇，當年他逃到了范陽，幸好遇到朋友，引薦給安祿山節度使，收於幕下。甚蒙禮遇，半年後，即賜予縣尉之職。剛好那時候的縣主身故，於是就推他為縣令。房德對李勉：自認才疏學淺，還要求恩相指教。

李勉素聞安祿山有反叛的心。今見房德是他表舉的官職，怕他以後會跟著他反叛，所以就說：做官也沒甚難處，但要上不負朝廷，下不害百姓，遇著死生利害之處，總有鼎鑊在前，斧鑕在後，亦不能奪我之志；切勿為匪人所惑，小利所誘，突然改節。雖然或許僥幸一時，實是貽笑千古。足下立定這個主意，莫說當縣令了，就是宰相，也當得。

房德謝道：恩相金玉之言，某當終身謹記。

之後筵宴款待，還安排了房間，親自鋪床、提便器。李勉扯住房德的手：此乃僕從之事，何勞足下自為。房德道：某受相公大恩，即使身身世世執鞭隨蹻，尚不能報萬一。；今不過少盡其心，何足為勞。李勉見其言詞誠懇，以為信義之士，愈加敬重。兩人情投契合，結為至交，還相見恨晚。第二天同僚官聽說房德的恩公來了，都來拜見。相見之間，房德只說：昔年蒙他賞識推薦，故此有恩。同僚官又在縣主面上討好，各備筵席款待。

房德自從李勉到後，終日飲酒談論，也不理事，也不進衙門，還趨承侍奉，就算是孝子事親，也沒這般盡禮。李勉見他這般殷勤，諸事俱廢，反覺過意不去。住了十幾日，作辭起身。房德那裡肯放，說道：恩相至此，正好相聚，那有就這樣離開的道理。必須要多住幾個月，待某撥夫馬送至常山便了。李勉道：承足下高誼，原不忍言別。但足下乃一縣之主，今因我在此，耽誤了許多政務，如果你的上司知道了，實在是不妥當。況我去心已決，強留于此，反而不適意。房德見留他不住，就說：恩相既堅執要走，我也不好苦留。只是從此一別，後會無期。

明日備一桌筵席，以盡竟日之歡，後日在走何如？李勉道：既承雅意，只得勉強多留一日。房德留住了李勉，吩咐侍從路信跟著，他自己回到私衙還收拾禮物送他。只是這一回去，讓李勉險些送了性命。正是：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所以恬淡人，無營心自足。

話說房德老婆貝氏，當年房德落魄時，貝氏就做主慣了，到今天房德做了官，每件事情貝氏還是想要插手。李勉來的時候喚了兩個家人出去伺候，一連十幾日不見進衙，以為房德瞞著他做甚麼事，十分生氣。這日見老公回來家裡，這想要發作，房德就立刻堆起了滿臉笑容說要張羅一些禮物送給他的恩人，而且還打算送一千匹布。貝氏原本就是個吝嗇的人，送個十匹二十匹已經像是要割他的肉了，何況還要一千匹。別說心裡不願意了，就算願意一下子也湊不出一千匹這麼多的布呀！

這時候房德竟然說要偷朝廷的庫藏。貝氏覺得房德簡直是瘋了，於是起了一個不好的念頭。他竟然對房德：自古有言，大恩不報，不如今夜看個方便，結果了他的性命豈不乾淨。房德聽了氣得滿耳通紅。他喝道：你這不賢婦，當初只是跟你討塊布做衣服，你不肯我才會出去，結果被那幫人誘去當盜匪，險些送了性命。如果不是這位恩人捨了自己的官職釋放出來，我們夫妻今天還能夠相聚嗎？

你不勸我做些好事，反而叫我去傷害恩人，你餘心何忍？貝氏一看到老公發怒陪笑：我這是好話怎麼發起脾氣來了呢？你說我當年不把布給你，你怎麼不想依想我17歲跟了你，日常所需哪一件不是我出的，難道我真的捨不得那兩塊布嗎？只因為我聽說當初有個叫蘇秦的，他還沒有發達的時候，全家對他也是不理不睬，這才激勵他做到了六國丞相。我指望學這個故事把你也激發了，沒想到你時運不濟遇到了強盜，又沒蘇秦那般志氣就隨他們胡來弄出事來，這是你自作虐關我什麼事。

貝氏又說了許多挑撥的話，還恐嚇說：如果今天禮送少了，他翻臉就把你過去的醜事都說出來，你當下不就沒了性命？如果送了禮合他的意，以後他以此來索取，稍有不滿就舊事重提。把柄落在人家的手裡，何時是個了結？古人：先下手為強。你今天不聽我的以後真的遇到這件事情，你後悔莫及。房德聽著聽著心念居然就轉了，認同起他的妻子。

貝氏來替他想了一個辦法：等一下你出去就留幾個心腹人伺候，其餘的都打發走，接著把他們主僕都灌醉。等到夜深人靜的時候就派人刺死他們，然後放一把火把書院給燒了，明天尋出一些殘屍剩骨，假哭一番，衣棺盛殮。到時候人們以為他們是被火燒死的，一點都不會懷疑到你身上。”房德聽了大喜便要起身出門。那婆娘知道老公耳根子軟，怕他去見了李勉兩個人聊著聊著他心念又轉了，就找了理由把他留在家裡。有詩為證：

猛虎口中劍，長蛇尾上針。

兩般猶未毒，最毒婦人心。

自古道：隔牆須有耳，窗外豈無人。房德夫妻在房裡說話時，沒想到家人路信在門外可是聽的句句分明，他吃了一驚，想道：原來我主人曾做過強盜，虧這官人救了性命。今天反而恩將仇報，天理何在。看起來這般大恩人，尚且如此，何況我只是奴僕。稍稍有過失，這性命一發死得快了。此等殘薄之人，跟他有甚麼好處。又想道：常言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我何不救了他，也算積點陰德。卻又想道：如果放他們走，想必房德不肯饒我，不如就跟著李勉一起走吧。於是路信取些銀兩，藏在身邊，悄悄離開，一路奔向書院。到了書院他看到另一名家人支成在廂房中烹茶，坐在門檻上，執著扇子打盹，也不去驚醒他。悄悄地進入書室，看到王太不在，只有李勉正在那裏看書。

路信走向案前，把他剛剛聽到的事情告訴李勉，李勉聽了嚇得身子猶如吊在冰桶裡面，不停的顫抖，李勉向著路信倒身下拜道：若非足下仗義救我，李勉性命定然休矣。大恩大德，自當厚報。決不學此負恩之人。路信趕緊把他扶起來，道：相公不要高聲，怕支成聽到了走漏消息，彼此難保。李勉道：但是我走了，連累了你，於心何安？路信：小人單身又無妻室，等相公離開之後，我也會遠走，不用您操心。

李勉道：既如此，何不隨我同往常山？路信道：相公肯收留，小人情願執鞭隨蹬。李勉道：你乃大恩人，怎說此話？於是叫上王太準備要走，可是一連叫了十數聲，都沒一人回答，而在門檻打盹的支成已經不見了。其實支成是去了東廂房，但是路信害怕他聽到了去跟房德通風報信。於是催著李勉趕緊逃，李勉嚇得行李都來不及拿，踉踉蹌蹌的逃出去。路信也拉了馬來，兩人騎上馬。這時候王太和兩名家人也來了，李勉來不及解釋叫上他們也騎上馬，五個人一起一路奔騎出了城門往常山飛奔而去。

且說支成去了東廂房回來，煮好茶，捧進書房，卻不見李勉，以為他是去花園裏面散步了，但是過了一個時辰還沒見他回來，他走出書院要去找，剛到門口，卻看到房德來了，一問之下發現路信也不見了。又聽到人家說看到李勉、王太、路信和兩名家僕，五個人騎著馬出了城去。房德想一定是路信走漏消息，暗地叫苦，他也不再問，立刻轉身回家，告訴他的老婆貝氏。貝氏聽了，到吃一驚道：算了，算了。這禍一發來得太快了。

房德看到老婆也著急，慌得手足無措，埋怨道：都是你說長道短，如今到弄出這等事來了。貝氏道：不要慌，自古道一不做，二不休。料想他走得不遠，趕緊叫幾個心腹人，連夜追趕，扮作強盜，一齊砍了，豈不乾淨。房德叫辦事的陳顏進衙，跟他商量。陳顏道：這事行不得，一則那是殺人勾當，小人從來沒有做過；二則如果跳出人來救他們，那我們反送了性命。小人到有一計謀，不消勞師動眾，教他一個也逃不了。房德歡喜道：你且說有甚妙計？

陳顏道：小人隔壁，一月前有一個奇人，不知道他的姓名，也不知道他做甚麼生意，每日出去吃得爛醉方歸。小人見他來歷蹊蹺，行蹤詭秘，有心去察訪他動靜。忽一日，有一個有錢人穿著青布錦袍，躍馬而來，後面還跟著好幾個隨從來找他，在那個人家裡面喝了三天才離開。小人私下問那隨從賓主姓名，都不肯說。

有一個人悄對小人說：那人是個劍俠，能飛劍取人頭，又能飛行，一下子就能飛百里。而且他非常有義氣，曾經在長安代人報仇，白晝殺人，所以才躲在這裡。相公何不備些禮物前去，只說被李勉陷害，求他報仇。如果他答應，這事情便了了，這不是更好嗎。房德道：此計雖好，只怕他不肯。陳顏道：他見相公是一縣之主，屈己相求，定不推托，還怕連禮物都未必肯收呢。貝氏在屏風後面聽到了，便道：此計甚妙。你趕快去求他。房德道：那要帶多少禮物去呢？陳顏道：他是個義士，重情不重物，得三百金足矣。貝氏就幫忙準備了三百金禮物。

天色傍晚，房德換了便服，陳顏、支成相隨，也不騎馬，悄悄的步行到陳顏家裡。原來他住在一條冷巷裡面，街訪鄰居不過四五家。陳顏把房德留到屋裡邊坐下，點起燈火，向壁縫中張看，那人還沒有回來。走出門口觀望，等了一回，又看到那人爛醉如泥，東倒西歪的，撞入屋裡面去。陳顏奔入報知，房德起身就走。陳顏道：相公你需要打點一番說詞，而且要屈膝卑微對他，這事方可成。房德點點頭，兩個人一齊到了門口，向門上輕輕扣了兩下。那人開門出來問：是誰？陳顏低聲啞氣回答：本縣是知縣相公，在此拜訪義士。那人帶著醉意說：咱這裡沒有什麼義士。便要關門。陳顏道：且莫閉門，還有句說要話。那人：咱要緊去睡，有話明日再來說。房德：講幾句話，立刻就離開。那人道：既如此，到裡面來。

三人跨進門內，掩上房門。引過一層房子，乃是小小客廳，那個人把燈點上。房德即倒身下拜道：不知義士駕臨敝邑，有失遠迎，今日幸得相識，深感欣慰。那人將手扶住：足下一縣之主，如何行此大禮。豈不失了體面。況且咱並不是甚麼義士，不要錯認了。房德道：下官專來拜訪義士，哪有有差錯之理。接著叫陳顏把禮物獻上，說道：一些小薄禮，特獻義士為斗酒之資，望乞收下。那人笑道：咱乃民間無賴，四海為家，無一技一能，何敢當義士之稱？這些禮物也沒用處；快請收回去。房德又躬身道：禮物雖微，出自房某一點心意，請不要拒絕。那人：足下驀地屈身匹夫，且又賜我這般厚禮，是為了甚麼？

房德道：請義士收了，方好相告。那人道：咱雖貧賤，誓不取無名之物。足下若不說明白，斷然不受。房德假意哭著拜倒於地：房某負戴大冤久矣。今仇在目前，無能雪恥。特慕義士是個好男子，有聶政、荊卿之技，故敢斗膽，叩拜階下。望義士可憐房某含冤負屈，少展半臂之力，刺死此賊，生死不忘大德。那人搖手：我說足下認錯了，我養活自己都還有困難，怎麼能夠為人謀大事？況殺人勾當，非同小可，如果被人聽見這

話，反而拖累咱家，你快點回吧。說完轉身，先向外走。房德上前，一把扯住：聽聞義士，素抱忠義，專一除殘祛暴，濟困扶危，有古烈士之風。今房某身抱大冤，義士反不見憐，料想此仇永不能報矣。道罷，又假意啼哭。

那人冷眼看了這個光景，只道是真的，於是：足下真的有冤嗎？房德道：如果沒有大冤，怎敢來求義士？那人：既然這樣，你且坐下，將冤屈之事還有仇家姓名，今日在何處，細細說來。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兩下於是對面而坐，陳顏站在旁邊。房德捏造出一段故事說：李勉昔年誣指我為盜賊，百般嚴刑拷打，把我關在獄中，幾遍差獄卒王太謀害性命，被人知覺，才不致於死掉。幸虧後來官員明察秋毫，把我給放了今日才得以到此做個縣主。沒想到今天他又與王太同來挾持，索詐千金，意猶未足，又串通家奴，暗地行刺，事露，連我家家僕都被他抓去，奔往常山，唆使顏太守來對付我。

把一片說話，妝點得十分利害。

那人聽畢，大怒：原來足下受此大冤，咱家豈能坐視不管。

足下且請回縣，咱今晚往常山一路，找尋此賊，為足下報仇，夜半到衙中覆命。房德：多感義士高義，某當秉燭以待。事成之日，另有厚報。那人作色：咱一生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那個希望你厚報？這禮物咱也不受。話還沒說完絕，人就出門，其去如風，須臾不見了。房德跟眾人嚇得目睜口呆，連聲：可真是奇人也。於是他把禮物收回，待他覆命時再送。

且說。李勉、路信、王太同兩名家人，出了城門，趁著月色，不顧道路崎嶇負命而逃，到了二更時分，共行了六十多里，來到一個村鎮，那時走得口中又渴，腹內又饑，馬也漸漸行走不動。才找了一家旅店住了下來。那個店主人見他們五匹馬、五個人深夜投宿又沒有行李，懷疑他們是壞人，就走進來盤問他們說：眾客長做甚生意？打從何處來，怎麼這時候到呢？

李勉一肚子氣，正沒處說，見店主相問，就把前因後果都說了。王太聽了這話，連聲唾罵：這人是負心之賊。店主人也不勝唏噓。王太：店主人家，相公鞍馬辛苦，快點催些酒飯來吃，睡一覺我們好繼續趕路。店主人答應出去。只見床底下忽然鑽出一個大漢，手持匕首，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嚇得李勉主僕魂不附體，一齊跪倒，口稱：壯士饒命。那人一把扶起李勉：不必慌張，自有話說。我乃義士，平生專抱不平，要殺天下負心之人。剛才房德假捏虛情，反說是你誣陷，謀他性命，求我來行刺。那知這賊子這般狼心狗肺，負義忘恩。

還好你先說出了真相，不然險些把你誤殺了。李勉連忙叩下頭去，道：多感義士活命之恩。那人扯住：莫謝莫謝，我先走了。隨即出了庭中，聳身上屋，疾如飛鳥，頃刻不見。主僕都嚇得吐了舌，縮不回去。大家嚇得睡也睡不著，連酒飯也吃不下了。

再說房德的老婆，看到丈夫回來，知道大事已成，禮物原封不動，高興得滿臉都是笑。連忙準備酒席，擺在堂上，夫妻秉燭以待。陳顏也留在衙中伺候。三更時分，忽然聽到庭前宿鳥驚鳴，落葉亂墜，一人跨入堂中。房德舉目一看，恰好是那義士，打扮得如天神一般，比之前更大似不同，且驚且喜，向前迎接。

那義士全不謙讓，氣憤的大踏步走了進去，居中坐下。房德夫妻叩拜稱謝。才要開口問，只見那義士滿臉怒容，颯地掣出匕首，指著他罵：你這負心賊子。李勉是救命大恩人，不思報效，反聽婦人之言，背恩忘義。既然事跡敗露，你就該悔過，卻又假捏虛詞，哄我幫你行刺。若非他道出真情，連我也被陷於不義。剛你這負心賊一萬刀，方出我這點不平之氣。

房德還來不及反應，人頭已落地，貝氏在旁邊嚇得不得了，平時他能說會道，這時候他心膽俱裂，一張嘴好像被膠水粘住一樣，動彈不得張也張不得口。義士指著罵道：你這潑賤狗婦。不勸丈夫為善，反唆使他傷害恩人。我到要看看你肺肝是怎樣生的。忽然縱身一跳，把貝氏一腳踢翻，左腳踏住頭髮，右膝按住兩腿。

這婆娘連叫：義士饒命。以後再也不敢了。那義士罵道：潑賤淫婦。咱也到肯饒你，只是你不肯饒人。提起匕首向胸膛上一刀，直剖到肚臍下。

將匕首銜在口中，雙手扒開，把五臟六腑，摳將出來，血漉漉提在手中，向燈下照著看：咱只道這狗婦肺肝與人不同，原來也只不過如此，怎生得這般狠毒。於是把挖出來的五臟丟在一邊，也割下了他的頭，兩顆頭結做一堆，裝在一個皮囊當中。

抹了手上血污，藏了匕首，提起皮囊，步出中庭，跳牆而去。

再說李勉在旅店當中，守至五更時分，忽見一道金光，從庭中飛入。眾人一起驚起，往前一看正是那名義士。義士放下皮囊，說道：負心賊已被我剖腹屠腸，今天把他們的頭帶來。於是放下皮囊取出兩顆首級。李勉又驚又喜，倒身下拜：足下高義，千古所無。請示姓名，當圖後報。義士笑道：咱自來沒有姓名，亦不要人酬報。之前咱從床下而來，日後如果相逢，竟以「床下義士」相稱便了。說完，他從懷中取出一包藥，用小指甲挑少許，彈於首級斷裂之處，舉手一拱，早已騰上屋簷，挽之不及，一下

子不知所蹤。李勉看到那兩顆丟下的人頭，心中慌張，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不過說也奇怪，那個人頭漸漸縮小，沒多久化為一攤清水，李勉方才放心。坐到天明，路信取些錢，還了店家，收拾馬匹上路。

又走了兩天，才到常山，徑入府中，拜謁顏太守。故人相見，喜隨顏開，於是留他們在衙署中安歇。顏太守看到李勉沒有行李，心中奇怪，問其緣故。李勉將前事一一訴出，不勝驚異。過了兩日，柏鄉縣將縣宰夫妻被殺的事情，向上通報。原來那天晚上陳顏、支成同幾個奴僕，見義士行凶，一個個嚇得抱頭鼠竄，四散潛躲，一直到天亮，才敢出來。只見兩個沒頭屍首，橫在血泊裡面，五臟六腑，都丟在一邊，首級不知去向，桌上器皿一毫不失。

一家叫苦連天，報知主簿、縣尉，俱吃一驚，一起來驗過。細細詳查，陳顏只得把房德要害李勉，央人行刺始末說出。主簿縣尉，叫了一些人，各執兵器，押陳顏帶路，要去抓刺客。只是到了那個屋子，那還有人呢。主簿和縣尉商議，知道李勉是顏太守的好友，不好從實申報，於是只好掩蓋真相。只說夜半被盜賊闖入，殺死縣令夫婦，竊去首級，無從捕獲。顏太守依擬，就把文書往上呈報。那時河北一路，都是安祿山管的，安祿山知道房德被殺，豈不是失去了一個心腹，於是下令嚴加緝捕。

李勉聞了這個消息，怕連累到自己的朋友，於是告別回到長安故里。之前的京兆尹王鴻因事下獄，曾經被他彈劾罷官的人都重新被啟用。李勉因此得以當回原來的畿尉職位。有一天，李勉和隨從在長安街上走，只見一人身穿黃衫，騎著白馬，兩個胡奴跟隨，往李勉的隊伍上撞了過來，李勉舉目觀看，既然是昔日那位床下義士，他趕緊下馬，鞠躬道：義士別來無恙？那義士笑道：虧大人還認得咱家。李勉道：李某日夜在心，安有不識之理？請到敝衙敘敘。義士道：咱另日竭誠來拜，今日實不敢從命。

倘大人不棄，同到敝寓一話如何？李勉欣然相從，併馬而行。來到慶元坊，一個小角門內入去。過了幾重門戶，忽然出現一座大宅院，廳堂屋舍，高聳入雲；奴僕不下數百。李勉暗暗點頭：真是個奇人。請入堂中，重新見禮，分賓主而坐。頃刻擺下筵席，豐富剩於王侯。喚出家中樂士在庭前奏樂，那些樂士們一個個都是明眸皓齒，絕色佳人。義士道：隨常小飯，不足以供貴人，請勿見怪。李勉滿口稱謝。當下二人席間談論些古今英雄之事，至晚而散。次日李勉備了些禮物，再來拜訪時，只剩下一所空宅，不知搬向何處去了。他只好嘆息而回。後來李勉官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為汧國公。王太、路信也扶持做個小小官職。詩云：

從來恩怨要分明，將怨酬恩最不平。

安得劍仙床下士，人間遍取不平人。